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上木 顧開雍偉南

單 恂質生叅閱

魏忠節公集

疏

魏大中

懇乞聖明發帑以寬加派併敕詳議調募團練
事宜以杜亂萌疏 發帑蠲派調募團練

臣竊惟 皇上今日所與共保此宗廟社稷者獨民

皇明經世編

魏忠節集

發帑蠲派
團練調募

平露堂

心耳，民心不可重傷也。傷心之久，收拾已遲，失今不
圖，更派餉徵兵，茫無再計，騷動天下，欲以禦外寇，乃
在內不可不深慮也。以臣愚計，當首整內帑，夫帑何

以當罄也。思

先帝之在東宮，瀕危懼者數矣，而神

蓋終內帑亦一時濟款之一日然能不惜財物

明護呵，萬靈擁戴者數十年，迄登大寶，享祚不永，此
天意在。陛下也。天意所在，宜其休徵協應，嘉氣四

塞，戎翟之倫，解辮稽顙，而逆奴作難，漸迫門庭，岌岌
有不及夕之懼，臣不得其解，竊疑大內之積，皆當日
豺虎四出，椎山竭澤，掘塚羅門，逮官殺人，吸膏吮血

所致，蓋海內愁怨之氣所聚也。怨氣所聚，發爲戈矛，非盡散其積，無由消弭兵戎。凝爲嘉祉，計及今一大渙之，除諸經費取辦額賦外，其減奴所需，悉仰內帑，不以煩民。目前無急廣寧者，撫臣王化貞、道臣張應吾、臺臣方震孺所請，應卽遣官沛發無悞。至各移鎮兵道里費若干，募兵費若干，城池硝黃盜甲器械費若干，市馬費若干，訓練犒勞費若干，城中積儲費若干，各衙門熟籌緩急，巨細次第以請。如昏暮叩門而求，水火無弗與，非獨洩海內愁怨之氣，應天道聚散。

之常亦以壯羣臣滅賊之膽得指麾如意無捉衿露肘之患無徒今日百萬明日百萬兩兩銖銖事事不暢貽異日欲用而不及用之悔也所謂內帑之當罄者此也內帑發則加派省災祲之地當蠲也徵師之地當蠲也過師之地當蠲也宿師之地當蠲也畿輔之地不但蠲加派而已似又當賜以元年田租之半何也邇年令牧繭絲爲政一旦有急嗚嗚小民慮無不疾視其長上而不救者重以徵牛徵車解夫解匠疲於奔命度有事能爲皇上保障沉竈產龜而無

他意乎。夫京師人心亦猶是也。臣故謂加派之當量
蠲。而畿輔京師尤宜優恤也。恐尚未足以固其心也。
至調募之事。抑又難言。遼左數年。敗氣不復。聞調赴
遼。如往棄市。遣行之日。有對督撫大吏而悍不擇音
者矣。近且撤朝官而募義勇。倘郡邑守令。汲於奉公
保無僉派平民。如發閭左。而父母妻子牽號頓跌。慄
絕銷魂者乎。此最足以傷百姓之心者也。至徒募行
乞。費金錢而無益軍國之毫毛。又不待言矣。若國家
有事。輒仗土兵萬一不戒。有輕天朝之心。跋扈自雄。

不可控馭。不虞麻噬耶。艸澤菹穢實煩有徒。不戢且聚而爲盜。籍之爲兵。不獨禦敵。且弭內患。顧駕馭實難。招徠未易。幸今出募諸臣。咸忠智材傑之士。可無他虞。而前車往往而有。願諸臣慎之也。寧精而無多也。精則一可當百。少則易馭。費亦稍簡也。及其踉蹌首路。穢悍不馴。土人見之。如遇強虜。朋淫抄掠。所過爲墟。往歲水兵劫船。至舟楫不通。米價騰踊。蘇杭七郡。抑價遏糴。幾釀禍變。且又善逃。逃卽爲盜。爲勝爲廣。皆不可知。蓋將領有利其逃。而自爲逗遛地者。願

出募諸臣之慎之也。慎擇將領嚴紀律無縱其淫虐而
以傷一路之民心也。遼人善降固由內應要亦客
兵淫虐羞憤勃發生不如死致然爲今之計援遼兵
將之在廣寧者悉沿三岔河而守以禦奴。西寧西平
西興等堡婦女俱撤至廣寧入保無溷客兵所處以
傷其心。男子老弱者以乘城壯者盡籍而爲兵以待
戰。登萊以至天津則廣寧之犄角。山海而西各隘口
以至宣大則廣寧之後勁而京師之後護也。均空圍
練土著若雄邊子弟遺意以厚集其陣頃遼陽五六

生員殺賊數十。結隊而行。莫敢追者。由此觀之。厲氣所鼓。卽以挫方張之銳兵。固無常弱矣。移鎮之不可。以已。以備目前之急。兼以爲擣奴地也。畿輔八郡。則京師之前護也。宜令撫按督郡邑守令。計地廣狹。多以千計。少亦數百。揀拔悍勁習武事者。以忠力訓練。成一旅之師。平居則閭閻相守。無去鄉井離墳墓之嗟。聞警卽守令親督與偕來。固無所事。逃逃亦易跡。事畢則散以歸農。甚便也。必守令躬督以來。庶訓練精也。此先臣王文成所以平寧庶人者也。京師警甚。

可九萬人。內善戰者可得三萬人。今令九萬人而人
與之錢十。不如挑長材異能者三萬人而畀之日三
十文也。餘六萬人。可以備登陴。派塚之需也。嚴行保
甲。再得兵數萬人。更檄各處巡撫。以標兵數千入衛。
而京師可守也。且各邊鎮兵。與八郡良家子。可一呼
而集也。調募抵京者。悉令詣三岔河。以候大舉。毋集
京師畿輔間。令土著者更飲其毒。傷其心。而吾民不
可與守也。總之。廣調募。不如練土著也。調募之不可
以已。爲搗奴計也。顧調募之害。亦略具矣。安所得廉

勇仁明嚴毅之將統之而凱無他害哉。

令詞恭懇聖斷立誅遼左失事諸臣以自爲社

稷計疏

請誅陷遼諸臣

臣等竊惟自有遼禍以來民間之髓血內帑之金錢文武將吏士女軍民之肝腦祖宗之金甌敲剝塗膏傷殘缺陷無不疾首痛心者夫疾首痛心于遼禍卽無不疾首痛心于禍遼之人而首禍者誰李維翰也李永芳叛撫順陷張承胤之金軍沒無可赦之辟也起楊鎬以經略而清河陷會安之陷不以聞四路

出師，鹿李如栢，仇杜松名將，銳師淪沒殆盡，已又聽周永春、鄭之范散兵分牧，卒陷開原，無可赦之辟也。

其辟殆浮于維翰也。遼瀋之陷，袁應泰、張銓以身殉。

公在垣，疏參王熊，詞義凜上，而後汪中書一語反。

之，河西之敗，奴騎未薄廣寧，而王化貞棄廣寧而西。

以世故封疆失事，為詞不亦寬哉。

熊廷弼自閭陽與並馬而俱西，驅居民燔烈士，委棄

兵革輜重，及民間之藏，不可勝計，而數百里封疆委

之甌脫，無可赦之辟也。廷弼化貞之辟，不亞于鎬也。

高出胡嘉棟者，檄之援遼陽則逃，檄之援廣寧則又

逃，天下未有一逃再逃而復可逃于辟者。且是二臣

者固遜臣之倡也。邇樞輔遠繫臣一疏，誠不知其何心。皇上爲封疆深念，本欲大肅軍紀，特以樞輔情辭懇惻，姑待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以不死，不死非法也。以樞輔故，姑待以不死，知非皇上之心也。昨諸臣朝審，不在矜疑之列，均註候旨，亦足以見其情真而無可原矣。樞輔在用兵之際，或者假此以別神其鼓舞，然熊廷弼之再出也，中朝不驕子奉之，高出胡嘉棟欲赦則聽其赦，欲用則又聽其用乎？而其效何如也。有賞而無罰，雖聖王不能治天下。爲今之計

空卽膠諸纍臣以示失事于封疆者殺無赦不得覲
異日之蕩平以倖脫庶文武將吏亡地圖存死地圖
生然後臨事而惧好謀而成不以皇上之封疆僥
倖耳若法不必行心存幾幸進或輕于一試退有不
忍言者不可不爲封疆深念也皇上之封疆重斯
臣察之情面輕朝廷之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
東之失入臣尚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山胡嘉棟
逝熊廷弼王化貞用其逃因與俱逝而死事僅高邦
佐一人武功士氣蕩焉如掃安可更襲其故而不爲

紀法封疆一重固之也。臣等恭繹明旨，謂南北用兵，軍紀宜肅，不得不爲封疆深念。念封疆，肅軍紀，無如一且赫怒，縛楊鎬，熊廷弼，王化貞，李維翰，高出胡嘉棟，李如楨，達奇勳，竇承武等，僇于市。若待楊鎬等以不死，亦無以服李如楨等之心。且皇上奉社稷以從樞輔，聞外之事，一以聽之。若中朝生殺予奪，黜陟足非，太阿自握，廷論自叅，不當復以此分樞輔之念。令樞輔一意圖奴，毋令天下若鉅若細，耽耽而未遂者，胥走閔門如驚也。

書

答藩王

却餽

日者大藩以選婚聞，遣封之期，例在來夏。天子特念周親，與今歲所彙，請諸藩同日冊命，不以大中爲愚不肖，使載節而南，荷大藩顧念使臣大河以北，勞逐之使，卽踵相接也。封典竣事，又念使臣遠道風霜，不以筋骨爲禮，至日宴勞，行日宴餞，侑之金，悉以數百計，且每辱使命，請詞懇款，殷勤再三，而大中執其書生之諒，愚不可移，方懼討茲不恭，未從原宥，乃甫

田道上、信使前驅、加邁旅核、所爲杯盤臺筋之厲戚具、而金之爲百者五、何其厚也、重以書命、諄諄媿媿、若慮大中之復不敢當、而要之以必不可辭也、顧大
中諒不敢當、而必不敢以不辭也、蓋大中業已詔祿
于朝、傳食於道、大藩之賜、雖受之無所用之方、今山
海戒嚴、戍卒乘障、其以犒邊邊士、比於投醪大惠也、
一介馳驅、寧足歷大藩之眷眷而不已、亦惟曰自
天子所謂我來耳、推此勞使臣之心、爲天子勞軍
大敬也、大藩賜履在天地之中、陰陽之會、蒙休襲慶、

無蜀之奢魯之妖爲大藩憂而遠軫衝邊力獎王室
大忠也。建藩之始神祖眷愛特切廣置莊田連州跨
省。今閩東陷沒金甌闕傷在天之靈必有恫焉不寧
者。而以食租承稅之饒佐封椿之不逮大孝也。以神
祖之愛子。先皇之介弟。今皇上叔父之親而助邊
爲諸藩先。大順也。設以數百金者爲無當於太倉之
稊米。而大藩初建。食寡用舒。倍之十之百之。惟大藩
自命大義也。數十年以來。忠肝義膽。憤積疑填。大藩
之心。尚未白於天下。今乃損國犒邊。令海內聞且見

之日。顧藩之不植其私。而以急公家也如此。釋羣疑
集衆美。永帶礪。目前無急此者。伏惟不鄙芻蕘。采而
行之。如親受賜。

與姚鏡初

免運利弊

東南財賦之區。敝邑在東南中。賦尤獨重。幅員才二
百里。而漕粟至八萬有奇。其一微矣。免運法正耗米
百石。加九石八斗。而此一百九石八十者。至都止交
卸七十餘石。蓋每百石有二十七石之贏矣。而旗軍
何厭之有。故詆米爲濫惡。以圖溢於額外。積胥夤緣

爲奸利。奸里之窟穴其中者。輒虛增以爲彘良先。日復一日。以迄去歲。加至十四石。寢加至十八石。而益之以尖。又多方其名色。如綱司伍長倒羅之類。每米一石。費銀八分。積至八萬。所費若干矣。夫民之奸者少而良者多。米之惡者少而善者多。而民之良者與米之善者。偏受勒于奸旗者多。長此不窮。不隄之祖宗之法。其何紀極。康父母下車。廉得其實。初冬卽立限徵米貯倉。曰米不足。將有折乾之弊。病國米集矣。簞之颺之。至再至三。曰米不淨。將有浥耗之虞。病軍

米足矣。淨矣。遼糧儲矣。戎器戒矣。行糧緘矣。曰如是而不堅持漕規。或溢額以予軍病民。不可以爲民父母。而旗軍於去歲得志之秋。則又騰敝邑以節節高。日日長之號。今歲遂有營撥敝邑以爲利者。其故弄敝邑於股掌。視如几肉者。驟聞而駭。失所懷來。五技畢用。以冀一撓其法。僂運利速。故示之以吾且遲。地方空靜。故示之以吾且譟。而康父母日止倉庾。恬不爲動。氣和而語諍。曰吾之郵軍者已周矣。今日惟有以官殉法。今日惟有以官殉民。會司理姚公祖行部。

至縣見米色真無右嘉善者而旗軍亦覘康父母無少變意乃始揖志受程不四月而八萬餘糧罄行平兌解維而前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八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江陰周榮起仲榮校

繆太史集

疏

繆昌期

擬請 聖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囂定
國是疏

臣聞帝王制世常使臣下盡言而不使臣下煩言盡

言者盡天下之心也、人各有心、心各有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非可以一人之私議而掩之也、故曰、必使臣下盡言、若夫言盡矣、言之條理、與言者之心之本

此作於神廟時故以沉默爲規切也

來、已瞭然自獻于人主之前、而人主復沉沉墨墨、不

爲之一剖、則言者各以其言求勝、至言者各以其言求勝、不惟掩人之口、抑且自掩其發言之心、而天下從此多事矣、故不使臣下煩言、夫不使煩言者、非拱而制之也、以言責名、以名責實、執之甚簡易、處之自安和、御臣之術、亦不出此、臣伏見陛下深居以來

于外廷章疏一切置不問。于是下無言之利亦無言之禍。筆戰舌爭。闕然於交戟之下。無復人臣之禮。臣甚駭焉。當此時。卽皇上慨然下一令曰。勿多言。多言者罪。臣固知言者之不止也。再下一令曰。某言是。某言非是。臣又知言者之益譁也。何也不核其是非之所在。而強禁之。又強以是非之名益之。人必不服。臣以爲今之言者。不過兩端。或言事。或言人。或言事而爭。或言人而爭。其事與人之實。必有一歸。而言者各有所挾之名。以爲爭端。惟就其所挾之名。還以其

實責之。則彼之紛紛求勝者。皆可以片言而決。如爭某事矣。卽問某事何若。爭某人矣。卽問某人何若。循類而推。無事不可質對。無言不可窮詰。及其理有究竟。議有歸著。而皇上出片言以剖之。以人主之執順人心之公。而行顯白之令。其孰能矯其後哉。臣觀近日之煩言。爲事而爭者十三。爲人而爭者十七。然所爭之意在人。而所托之名必在事。人以因人事。復生事。故言之枝葉。與其事之葛藤。相牽相附。而不可斷割。故曰多事也。今欲省事。不如省言。欲省言。不如

核其所言之事與人欲兼核其所言之事與人不如
專核其所言之事。何也。有附于人之事。亦有附于事
之人。人與事皆事也。如就事核事。而功罪自明。賢不
肖自分。煩囂自平。若舍事不問。而欲貶朝廷之尊。曉
曉焉與臣下爭人之賢不肖。非褻則瀆矣。唯 皇上
之英誼。不肖自處於褻瀆也。是故一切置之不問。然
不問而議轉劇。事轉增。人之所傷。滋多。國家之綱紀
人才。俱可惜也。今其議端之所起。與事理之所歸。天
下曉然。士大夫曉然。恨不得朝廷一處分耳。而當事

大匱復一切多避少任。相與徘徊觀望。以聽其自鳴
自止。臣愚以爲失今不問。長此安窮。伏望 皇上盡
簡邇年章奏。下所司條議可否。有不決者。再下九卿
臺省雜議之。然後付執政大臣。虛心折衷。請自 上
裁。則 明旨出而人心服。人心服而國是定矣。

李侍御集

疏

李應昇

罪璫巧於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欲

君之罪以仰祈 聖斷疏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于畏皇上、故切齒不平、握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旨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恣睢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爲代、草以欺皇上者、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

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皇上反代爲之辯。則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皇上英明天縱，此固非皇上之意也。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議，動輒諉說親裁。昨聞叅疏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

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遠爲王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今

魏嘗有危社稷同不止如王劉也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蓄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輕于疎藥石、譬之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歛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

走、姑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臣爲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卽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其上、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于忠臣義士、請尚方之劍者哉、嗟

此亦有所指

乎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
史難欺不欲爲劉捷謝遷者恐不能爲李東陽倘
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
寒蟬仗馬恃有 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九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宋徵璧尙水 周立勳勒鹵

顧開雍偉南叅閱

侯吏垣疏

疏

侯震暘

劾客氏疏

客氏

先生居平最留意江南水利築成一書尙未付梓

山陵竣事出宮奉有

明旨不必鯁鯁過計爲也旋

爲長公承繼先生構往江右蒐采及采僅錄其闕
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疏、聖旨寬之而不責

職益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君臣于是舉手加額、突奉今諭、職且驚且駭、謂此有所矯托、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職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媢、至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丞輔弼、內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逮、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留精神、

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妣。而爲此戀戀耶。且皇
上一身。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二祖十宗所付
託之身也。詎一保妣得私其恩。天地呵護之矣。祖宗
付託之矣。而首于卽位之日。怵以遼警。告以災傷。兵
動九邊。餉窮四海。此又天地祖宗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皇上念及此。卽宵衣旰食。夙興夜寐。論
文武諸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
涕泣。何爲且。皇上不念邇者三喪竝舉。兩母后棄

皇上于誦詩舞勺之年。先帝二十載青宮。三旬紫

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窆未築。有司宵露職。旋繞其際。猶泣下沾襟。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必有

寤寐興哀。枯禿頽痛者。特外廷遼遠。無由得知。而又反有憶泣保姆之諭。甚矣爲聖德之累也。今夫諸王

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旣開。叩關不易。奈何獨使么麼里婦。狎近至尊哉。憶職等匍匐送喪之日。萬姓角崩。千官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居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靡不舌擡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職云。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望塵號慟。驚

問之。有錦衣臣駱思恭曰：此先帝阿姆恩寵未遒，是以悲耳。職喟然興歎，同此阿乳之功，薄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不盈滿。招忌女德無極，皇上卽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猶萬萬不可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巷穢褻之身，何得輒混視聽。况中涓群小，內外鎖連，借叢煬寵，有○不○忍○言○者○。

糾輔臣疏 劾奸

今戎馬生郊、議論盈庭、况當主少國疑、奸瑋竊弄、之始所倚藉輔弼大臣、不啻險道之輶、中流之楫、宜何如品行、始勝其任、姦輔沈灌、始借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媚、糜費無數金錢、濫授無數官爵、業經諸臣叅論、至擬之亂賊篡弒、臣謂灌卽無其心、不可不防其漸、其最可羞、最可恨處、專結納權璫、交歡阿媚、禁中秘事、時密報以誇傳、暗裏機關、將朋謀而反覆、臣政擬特糾、而諸臣再疏已上、似可無言、及得其

辯疏讀之、理屈詞窮、机鋒肆出、尤不覺貫裂髮指天。
下。豈。有。兩。奸。首。尾。肯。自。供。自。吐。者。今。諸。臣。言。漼。交。客。
氏。漼。曰。請。問。諸。客。氏。言。漼。交。盧。受。漼。曰。請。問。諸。盧。受。
言。漼。交。劉。朝。漼。曰。請。問。諸。劉。朝。從。來。有。此。質。對。之。法。
否。有。此。辯。白。之。体。否。明。遮。明。護。復。自。認。自。招。想。漼。下。
筆。時。亦。當。神。梭。其。手。至。詆。惠。世。揚。爲。速。化。屬。韓。敬。主。
使。了。不。相。蒙。緣。何。插。入。又。謂。明。斥。熊。廷。弼。招。忌。夫。弼。
干。犯。國。法。自。不。可。諱。今。之。明。斥。廷。弼。者。多。矣。以。公。事。
起。見。雖。議。論。不。齊。何。妨。互。證。漼。得。罪。公。論。恐。不。關。此。

爲此語者將挑釁乎將借資乎閃爍變化益不可方
物臣不意聖明之朝有僉壬若此昨歲閣臣劉一
燦初念未嘗不正但才識短淺作用全疎王安一案
臣嘗諷其明目張膽爲皇上剖陳以去終是含糊
隱忍臣至今恨之用王安者且不免于机彈用殺王
安者當借何題目如灌者始終本末原不與一燦同
倫皇上若復曲徇故套賜玦不早臣恐其內外鈎
聯舞机弄智更有不可言者矣臣因有責于元輔葉
向高焉向高再起東山重登揆席海內喁喁想望未

采乃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
以避謗爲高偶有相規輒杜門求去然則聖恩眷
注謂何初心報塞謂何至若楊漣徐光啓之且不必
起也夏之令之以詰奸蒙罰也煬竈情形尤甚彰著
不爲救正何爲者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
輔爲播弄之行徑淮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
淮又且歸責于向高者向高直在無可推無可諉之
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是曰是非曰非
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以和衷集賢哲之謨以獨斷

禡宵壬之魄使中外知所倚賴而疆事猶不至决裂不可爲也嗟嗟政本至今日難言矣有集垢滿身曲借徑竇之沈滄因有聞言克耳直入綸扉之史繼偕宅揆重地恐轉成一頑鈍苟且之世界而卓犖奇偉爲國家樹非常之烈者伊何人哉臣草疏旣就廷對屆期姑緩一日而併有感于會場主考一事內批與外擬忽異通國喧傳亦舉疑滄提弄一箭雙鵰與陳居恭疏同一机局滄果有之可謂心勞日拙如其不爾何以絕不相蒙之事備舉而歸諸其躬此亦可

以定、淮、之、品、矣、乃、朱、國、祚、受、命、之、日、爲、時、旣、迫、固、辭、
恐、妨、大、典、今、已、竣、役、亦、似、不、妨、翻、然、引、退、蓋、流、傳、千、
古、畢、竟、爲、壬、戌、主、裁、旨、從、中、出、非、所、以、爲、名、也、國、
祚、能、決、去、就、于、幾、先、留、此、一、綫、名、義、不、亦、休、乎、國、祚、
清、恬、人、也、臣、故、以、此、言、進、觸、邪、無、忌、自、臣、職、掌、乃、概、
爲、諸、輔、效、他、山、之、石、極、知、狂、戇、但、生、平、自、許、孤、行、一、
意、有、懷、于、中、諠、不、能、嘿、統、祈、聖、明、昭、察、

楊方伯集

序

楊師孔

皇明經世編

侯楊二公集

幼好

六

平露堂

大中丞閔公晉司馬暫留撫滇序

句町界在萬里外，臥龍公用兵如神，僅能辦以擒縱。
宋祖雄邁一世，尚爾畫以玉斧，我二祖神聖疆理。
恩威淪洽，彬彬埒中原，藩圖邇者益州豕突，牂牁鯨。
翻，叩筇烽熾，盤江赤白羽無聞，岌岌滇雲，遠墮扁腹。
天啓聖明，特簡我閔公，毋以節鉞，公慷慨辭家，叱。
馭前進，飛揚三楚，驅馳百粵，乘鉞入滇，鷄犬不驚，壁。
壘改色，謹烽燧，固城守，肅將吏，儲糗糧，輯夷裸，首惟。
咽喉，得百脉俱病，秘授方略，恢復普安，安南殲尹王。

保巨寇盤江、破竹而下、酋長負隅者、皆願通道乞降、以贖往愆。滇黔呼吸貫矣。旣思四夷眈眈視、武尋曲交間如設科、張世臣者、稔惡爲嚆矢、留之養亂、且生戎心、靜簡驍將、嘿運沉机、或入虎穴、探囊取之、或設香餌、網羅致之、綠林幽箒間、自見咋指喙息、諸吏酋猛將精兵、無不就公胸、指東川祿夷蜀酋也、疆土不廣界我肘腋、兵馬爲六詔雄、以逆良肺嘛、患滇非一日、卽士戍攔人尋武、洵洵不至摧陷者、一戰之功、咽喉附尻、置之未卽、患急則爲害方大、公乘旣勝之

威制其死命、少寬縲索、間謀行于左右、恩威置以赤心、首果不能出吾彀中矣、霑城爲滇蜀黔要樞、西界鹽倉、北連東川、四面孤懸、逆良窟穴也、向爲孔道、今作龍淵、策黔事者、必以復霑爲先着、公不激不隨、遶上將挑精銳、備糧食、儲城具、不數旬間、巍然百雉、壯我金湯、三酋震恐、視爲必鋤之蘭、適逆良擒獻、巨寇任事、狡役爭功、成彙水、藺合謀、共犯毳帳、彌山、戈甲遍野、誓必飲馬昆池、目中已無滇矣、聞者股慄、公不動神色、着着操先、在在破敵、每取勝之際、間不容髮

三省捲士大戰頓令弃甲如丘、流血成川、喘息宵遁、
人方頌不世奇勛、公咲謂曰、此尋常定着、籌之久矣、
微論晉接間、毫未嘗德色、即上封事、不虛一級、不諂
一詞、不佞某管蠡之見、則在宇下、最深且久、察屬輩
謀一言以紀盛美、不佞某職操觚、未能遜不敏、遡之
往詰、得二公焉、其老成持重、似趙克國、沈毅胆識、似
范仲淹、當克國馳至金城、先零罕开解仇、作約、議論
紛紛、公定策、必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
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后先零果望見大軍、弃車重渡、

湟道阨狹、克國徐行驅之曰、窮寇勿追、赴水溺死者
無算、兵至旱地、令軍毋燔聚落、罕羌喜曰、漢果不殺
我矣、罷騎兵屯營田、卒能坐困先零、千古誦詰謀焉
龍圖老子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羌漢民相踵歸
業、當其築大順城、據后橋川口、處賊腹中、密遣子純
佑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往、至柔遠板築
皆具、旬日成城、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
少、魏公經略招討、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
堅持不可、判官尹洙嘆曰、公于此不及韓公矣、凡用

兵宜置勝負于度外，後師沒數千人，號呼馬首，韓公不勝悲憤，仲淹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于度外也。」及

其用人，謂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活人于死者，必舍生

此序也。而作記，俸放實事，顯然。

而報恩，榮人于辱者，必盡節而雪恥。朝廷貸高延德

仍與近邊任使，則陷番將率閩之，必願吳城歸順，再

見其家人之情也。秋青器度深遠，隸節下奇之，待以

國器，古今頌知人馬。東川之于彥良，豈啻先零罕非

公沈机卓識，必寬其一死而弄之掌股，邇者三省賊

大犯，日以名馬金帛飛騎如雲，坐守東川，竟不應一

卒且以其情實一一輸我。大寇之羽旣剪，肘腋之患已除。此破賊之最先着也。霜炎爲賊必爭地，置之委轡，城之樹敵。公簡任將卒，密儲糧餼，經理規則，預辦灰石。將軍之令未下，板築之具齊興，不日告成。賊騎已臨城下。迄今炎方城、松林城亦佐城，平夷城呈貢。城、石屏城連挫狂鋒，先零諸賊之胆，豈非龍圖公城大順十二砦之故智乎。此破賊之最穩着也。夾種以射獵爲日用，殺戮爲生涯，我不用之，引而歸敵，且費餉以飽老弱，供扣剋。毋寧得死士也。公拔識夷將，無

不一以當百。忠勇效順。且其部落皆父子兵。方大敵雲屯。象馬机發。萬騎辟易。無養兵之費。得用兵之實。此破敵之最要着也。大將偏裨。非起自田間。即拔自行伍。貸之俘獲。干城寄重。貔貅色起。霑炎堅持。有張許之勇。尚能濟事。馬龍大戰。有周郎之妙。各出其奇。范孝子之器狄青。貸延德。何以遇之。此破敵之最緊着也。逆賊奔北。議者謂宜截歸路。隻輪不返。公曰。敵衆我寡。今窮矣。勝之不武。挫且害大。但令其自相蹂踐。即先零渡湟之勢。最可虞者。師行糧食。枵腹而戰。

孫吳不能以禦敵。溷遠天末。疾呼則明廷不應。環顧隣省如焚。能天雨乎。鬼運乎。公以屯馬爲六軍性命。精覈經制。釐正欺隱。樽節愛養。如克家救歲削針頭鉄。取喉上膏。炊無米之羹。而運不竭之源。未受內帑一錢。天儲一粟。而能使全軍宿飽。奏凱頻仍。此又最急之上着也。豈非屯田坐困先零之遠猷乎。上下古今。英雄作用。印符券合。真如國手奕。不必着着驚人。而能立于不敗。神醫治病。不必目前取効。而能獨于不知者矣。

烈象傳

烈象

事有以一着係安危、一物聞成敗、居恒視爲平平、而識微主幄者、尤必謹之蚤焉、歲乙丑、當霑烏聯水蘭大舉、憤兵再出、雞聯四省、震驚六詔、目中視昆海一盃、不足當飲馬矣、懷山彌壑、峰峰擡帳雲連、夙將名王、望前鋒惴惴不敢輕試、賊騎分三路下、東南一路尤銳、鋒不可當、時陶兵象馬初到、有陸姓小將、銳若初生犢、主者置之此路、非無意也、鋒刃未接、各營面面相覷、無人色、主帥叩天誓師、三軍振奮、賊果先以東南

萬騎奔突排山倒海陸將兵不滿千幸陶有名象一

象爲致全勝者存此以見兵机

隻象奴馭之素得神机深伏小壘鼻中飲水泥數斛

賊騎恬不知奔騰而下象突出咆哮號吼躍起丈餘

萬馬辟易鼻中水泥噴作雲霧直搏賊鋒勢如猛虎

舉足踏賊人馬俱如麩復用鼻捲一悍賊拋向天墮

地踐蹙皮骨無完陸將引兵乘勝追逐喊聲四起馬

奔壑人潰野器械山集揮刀發銳我兵刀劍儘敵肉

溪壑漲賊血十年來滇兵之捷未有如此勝者大且

速且全者抵暮收兵象尚勃勃具餘勇馬龍通城百

姓携壺漿，藜食，望象稽首百叩以謝。次日創發，病
通體出箭簇，計三升餘。鼻中一矢毒甚，遲又日象盡
瘁矣。嗟乎！據三酋惡醜，六詔兩迤，只拉枯朽，中外洵
洵不可保。得此一象，滇雲數百萬生靈，轉危爲安，易
亂爲治，間不容髮，孰謂象之功可泯耶？嗟乎！設使
知有人我，知有衆寡，知有趨避，必憧憧于勇怯，即忘
人我衆寡趨避矣。藏伏不深，沈机不預，敵必因變設
奇，勝敗不知誰屬，所謂無心合道，善藏爲勇，不意于
一象見之也。馬龍人業已封塚立碑，余代庖守安普。

聞見最真特表出之以告黔陽臣子之留心封疆者
捐軀報國必先忘人我象一物且豎大功矧具七尺
靈萬彙者肯出此象下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百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貞

選輯

何 剛愨人叅閱

文閣學奏疏

疏

文震孟

國步綦艱疏

敷陳時弊

湛持先生為端亮直立朝之始即上此疏直聲振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

天下爰立以後海內愈繁幸采而取竹權好在位

日之勢豈惟厝火幾於燎原矣奴賊兇氛正熾羈虜

不久濟濟之心以彼漢之不勝一州之場

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
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恇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
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
感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真大小
臣工戮力同心嘗膽臥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
文卽 皇上具爲堯爲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
助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
東支西潰又同河決叱皆諸臣誤國以至於此明知
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

將沸而遊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於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於功名。安於頹靡。卽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皇上味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辨上摘此語處分

皇上之聰明何由開。嗚臣意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奏事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

奏。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可替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曾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興起於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安取此鴛行牙繡。腰金橫玉者為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於

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讀，鋪敘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間闔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挾詐，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皇上之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浹。

洽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熏蒸。自不越於中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照臨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能解。於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庭乃致諸藩之停封。恩膏久壅。國彝家範。盡箴之爲开髮。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披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

共偷安於無事。全廟算何以張捷伐之威。慘如黔
園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
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
標行矣。僉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冢宰。相率而請去
矣。此皆三朝憇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
於其位。空人國以管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
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鑒。亦未有
以明告我。皇上者耳。夫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頃尚
書王紀削籍歸農。彌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快於

驪被帽蒙頭。人謂華於蟒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於三公九卿也。夫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統祈 皇上之洞鑒。臣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辯。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目擊時事。阽危。人心玩愒。每自當食。長歎。中宵涕零。治亂消長。統繫 皇上一身。故敢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睿覽。稍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講筵已輟疏

講筵 境

詞以勵晉惟右經筵乃進講所於中堂設定

臣一介書生，悞蒙先朝拔擢，感激國恩，矢圖報効。疏

而後致陳別說高之得

陳者寡矣遠有斥逐異宿

觸逆璫，卽時貶謫，林居五載，削奪復加，恐懼憂虞，幾

以立威者不可數也

無死所，幸聖明御宇，日月重光，詔起田間，還之史局。

叨侍講帷，又經一載，臣每當進講之日，輒焚香告天。

願一言半語，獲當宸聽，期畢涓埃，仰酬恩遇，而才智

疎淺，啓沃無能，竊謂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必

期經術經世，乃爲實用，反復開陳，未嘗不與時事相

關切也。臣竊見自逆奴匪茹，聖心焦勞，綜覈事功，須

挈綱領。刑法雖峻。猜疑漸啓。于事未有濟也。故于君使臣以禮章。勸皇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辨賢奸。酌用舍。尤惓惓焉。見命將出師。莫有定算。功罪未審。賞罰未明。今虜踞遵永十有餘旬。瞬息長夏。又將秋高。彼時時可來。我着着無備。勢如繁絲。絕無成緒。改于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足。畏則戰難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能必當其官。信小人者。失士也。見羣小合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聖意持之甚堅。而奸黨圖之愈急。故於子語魯太史一章。

願 皇上剖晰是非辨別邪正而曰一音雜而衆音

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蓋天下容有無才悞

事之君子而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

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奧援而思辨雪矣。消長糾

復之關甚可畏也。又見吏部尚書王永光身爲六卿

斥之可謂聖人之斷

之長獨蒙 皇上眷注而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簸弄

朝權擅行私臆故于甘誓章言戰勝攻取非獨左右

之恭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曰用舍不淆于倉卒則

國是定而王靈嗚威福不假于信任則神氣振而敵

愼揚大抵皆爲用人之人發也。又見永光無事不專而持之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之以朴。機深計巧。投無不中。人皆知盧杞之姦邪。而咸畏林甫之岸谷。故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乎。故于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同者。無所售其欺。心純一。則巧于中者。無所投其隙。臣故知皇上天縱聰明。必洞燭其情。不爲所動。猶爲此語者。則憂治危明之極思耳。其他若盡力替襄恪恭官守。捐軀殉國。納

諫披鱗，精忠報主，赤心任事，選將練兵，信賞必罰，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誠見于今國步方艱，夷氛正惡，大小臣工，當爲在山之虎豹，不當爲處堂之燕雀，當爲朝陽之鳴鳳，不當爲抱葉之寒蟬，當視國如家，除兇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臣一念孤忠，根于天性，九死不回者也。然臣之自爲謀，則已拙矣。官非省臺，身無言責，優游清華，循資上進，豈非便計，而感憤時事，痛不能忍，亦謂臣今日餘生，皇上所賜，仍欲以此餘生，仰報皇上，不以數年摧折，變其初志。

耳羣謀方熾首撓其鋒此疏一出豈有全理秋日講期自不能復瞻天表稍獻微忱矣然使蒙皇上因臣之言洞然省察內除姦佞外攘夷狄克昌大業聿奏中興職雖獲罪有餘榮焉

孝思無窮疏

改正實錄

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 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 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 先帝之冊立與挺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啓三

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 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 皇史宬之所

藏者也。是時

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

實錄雖未收然天下有耳目者所共見聞也

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祕洗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凡 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 天子萬

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

昨見 皇上追念 先帝冊封 敬妃慎嬪以寄永思 皇衷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爲感動乃

先帝紀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纂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歲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于反手視爲緩圖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其甚者上賚賡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誥恩賚儼然負震器之重儲官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

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已而爲之。縱

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姦黨構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姦。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

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

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塵。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捏謀危東官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棍擊一案也。卽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癩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寀奏張差口詞。指爲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官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因

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
齋道。闖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
其奏。讞決平允。自王之寀突揭構黨徒黨。因以爲利。
借他事。讞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癩之案。一時邪說。世
揚實爲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發張差之逆。至于
察處。至于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卽惠世揚身
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卽死者。璫欲借爲戎首。
遍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
稽啓事。乃云徒黨。因以爲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風

癩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
爲倡。始顯攻之。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
入東朝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
任似不必言官詫爲奇貨。居爲元功。以此二語爲異
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
次。然據其語。但言劉之在獄大開賭博其人不足爲也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
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
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鬪官一事。挺及殿簷。
近侍俱踣。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爲平常。不當根究。

以爲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與邪說宜改正者
四。一云方 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

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爲許止不嘗
藥之論。羣小附和。囂然鼎沸。汗峽 君父幾成晦暝

之世。亾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

北語餘吹

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
此卽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歿。杖殺方士柳
泌。泌蓋爲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
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爲過。後世亦不以爲寬。今

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

明罪况誤傷

天子乎此卽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愜

此猶不足休

上登極後起盛衰中所有可均

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

此何說也

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

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卽曰羣小曰汗蠖曰晦暝

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

悖謬者伏乞聖裁卽勅史館逐一改正或取天啓三

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

悖一代之褒貶可憑而于皇上之達孝亦有光矣

方今夷氛未靖，四郊多壘，或謂臣言非其時，而邪說之害，甚于夷狄，自古記之矣。况目覩止孝之，聖主永言維則，何敢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皇陵震動疏

過亂之源

頃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乃至侵犯皇陵，焚燒禋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死臣辱之秋也。顧不亟滅此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戡定之功。臣嘗博覽史冊，參觀理數，從來未有天縱聖明如皇上，勵精求治如皇上，而紛紜恒擾，寇

盜相尋民不樂生世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
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故爻皆以幹蠱爲
詞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 皇上御極于
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
先甲之維新而于後甲之丁寧似稍略焉蓋戊巳之
際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醜虜陸梁以致
聖衷懷疑羣邪伺隙沿至于今繆種漸芽蔓延滋長
狐陽時翳于陰曖砥柱莫挽于狂瀾魍魎或嘯舞于
離明狐鼠且縱橫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以

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感靡騁之懷，士子嗟束濕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神情恍然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旣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仰屋難籌，點金無術，復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飢饉，父母凍餓，妻子離散，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惕功令之嚴，畏叅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

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琅璫而朽楊之。使愁苦之氣。上薄于天。冤痛之聲。下徹于地。皇上雖有恤民惠下之德意。而九重深邃。此等悲楚。何能上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羽書交馳。調將徵兵。無地不有。而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可言。所掠婦女。荆布者。徒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掩泣。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半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寔績。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

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偶居之世。日尋戈矛。加膝墜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幾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卽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先事無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計。旣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誤各撫分鎮之謀。教猱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胥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而陪京洪業。漕運大事。

江南重地，三邊鉅任。又不知廟算萬全，果何途之從也。以此戡亂，亂何由弭。真可爲慟哭流涕者矣。夫

皇上以不世出之英主，而遭此不世見之異事。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皆當伏鈇鑕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已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寔事，蠲民間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使仁人君子，得專意以牧民。豈弟循良，不攢眉于督責。徐議財源之濬。

無徒竭澤之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乏良圖，理財用人，非無大道，運籌必得其竅，則德控可以無虞，布置不失其宜，則人情自皆悅服。蠱之象曰：振民育德，蓋振取蕩滌之義，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瑟不張，俞咈無聞，而但云已有旨矣，方圯旣極，而尚言戴罪圖功，忽悠悠將安底止。臣叨蒙聖恩，捐糜思効，自恨白面之書生，莫剖丹心，以報國，悲憤交集，涕泗陳言，仰乞皇上鑒此愚誠，寬其罪責，倘芻蕘可採，願葑菲不遺。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一

五

五

五

臣無任戰慄激切待命之手